

我与书

书人事

行吟秦岭，在诗意的追寻里

——读张斌峰《秦岭笔记》

谁的画笔，能够摹尽秦岭深处的山寨石堡？

谁的慧眼，能够洞悉汉水背后的历史烟云？

谁的腔调，能兼有秦腔的高亢和楚调的柔婉？

不用问了，因为这一切都鲜活在张斌峰的行吟中。

行吟，是一种诗意的追寻；行吟，是一种灵性的放飞；行吟，是一种情感的漫溯；行吟，是一种思想的叩问；行吟，是一种智慧的探索；行吟，是一种情绪的流放……那么，行吟在苍茫的大秦岭深处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

在那里，他用心灵丈量过八百里秦川，用脚步叩问过五千年汉水。正是这样，他才得以与那里的一草一木进行灵魂的对话，感受到时光背后大地的律动，一点点深入生命最本质的奥秘，用最神奇的文字捧出一种思想的剧痛，他要“在他所及的范围内闪烁着的东西中创造新的星星”（彼埃尔·勒韦尔迪《关于诗的思考》）。于是，他让我们在其“星星”中看到了厚重的秦岭的另一面——

我看到残垣断壁中，野草在旺盛地生长。在风侵雨噬下，这村庄终有一天会被野草淹没，回归原始状态。许多年以后，这里再也看不到村庄的痕迹，和其他的荒山野岭一样，荒草萋萋，凉风阵阵。村庄，将永远被人遗忘。——《被遗弃的村庄》

将永远被人遗忘的何止村庄？我们曾经熟悉的故土的很多很多在今天都面临着这样的命运，这是一个时代的阵痛，这一切，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都在为之发出声音，为之探寻出路，也正是这样，足见作家对秦岭这一精神故土的痴恋和真诚。也正是这样，那敏锐的视角、婉柔中迸发出的坚韧、昂扬激烈的赤子情怀，使行走在秦岭深处的张斌峰散文有了丰富的地域性，粗犷中又有些婉约细腻的气度。这样，独特的地理体验、心灵口吻与人文情怀无不深潜于字里行间，自然，其文字也就氤氲这一种别样的灵动与厚重里，粗犷与清新一体，特别是作品的地域气象感，更使得其散文别

具一格，呈现出多维的张力，从而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陕派散文特色。比如——

雪是依着万物的形态存在着。在满是雪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高耸的树木，蜿蜒的山脉，开阔的平原，甚至荒草，甚至野花。在雪的装点与护佑下，万物仍旧呈现出它本来的形态。雪只是以自己的洁白让万物纯白，以自己的沉静让万物沉静，湿润万物而不改其形，净化万物而不易其真。太阳出现时，雨便匿迹踪影了，而雪可以与太阳对话。——《雪》

他的文字，不管是洒脱还是细腻，猛收还是轻放，都有一种内敛，真切地描摹出了秦岭厚重、粗犷外的另一个面孔。那里的一片雪花、一枚枯草、一块卵石、一颗星星……无不动生地展示着大秦岭神秘而又富有亲和力的个性。而其高妙之处就在于能够巧妙地让个体的人与秦岭的一切外在与内在关联于一体，从而，让他的文字充满着静谧、平和、温情，喜悦而不至于狂妄，悲哀而不至于心痛，往往于不经意间就会让人在浮躁和亲近一种清凉，感受一种牵引，饱含着作家对和谐、纯净、善良的大自然的牵挂，蕴含着其对大秦岭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当他在秦岭深处穿越的时候，他说——

我本想寻找更广阔的天，却连故乡的那片天也失去了。我本想寻找更辽阔的地，却连故乡的那片地也失去了。故乡，只能存在于灵魂中了。当我在灵魂中回归故乡时，冥冥中，不禁泪眼婆娑了。——《故乡》

这是作家的矛盾，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矛盾——我们总是在寻找，也总是在遗忘，总是在错过。所以大诗哲荷尔德林一直在呼唤——返乡。而这也是作家本人“行吟”的目的之所在——寻找诗意的栖居。而其最主要的物象对作家本人来说，没有比秦岭更合适的了，所以，他的文字无一不沾染着秦岭的呼吸，在这个“呼吸”中，我们感受到了其文字背后黄土高原文化的厚重与质朴，纯净与深邃，而又不乏当代的文化特质。所以，他笔下的山石地理、星空大地，都是其呈现思考的媒介，背负着情感的重量，仿佛中秋月夜的一声悠远的洞箫，

不经意间就拨动了读者心灵的和弦。

在张斌峰的笔下，秦岭除了厚重、苍茫，而更富有：有“溶洞”的幽静——“在溶洞里，我不敢迈步，再轻的脚步声，也会淹没那细微的‘滴答’”。在静止的溶洞里，必须静止地凝视，静止地感受，让生命在时光静止时清晰而分明地呈现。有“天籁”的空灵——“我听到一滴水从岩石上划过的声音，簌，簌，很快便消逝，那是水滴渗入岩石了；我听到茶花开放的声音，砰，啪，在短暂的响动后，它便在常绿的叶间绽开朵朵洁白；我听到竹子生长的声音，噼噼，啪啪，在有力地拔节中，它沿着阳光向天空延伸；我听到两座山脉在对话，我听到一条河流在梦呓，我听到一只蝴蝶在花丛中扇动翅膀。”有“月”的慈爱——“月在看着我，看着山间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木，每一株野草。看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每一处沙漠。甚至，它看着整个天地，整个世界。在黑夜中让每一个生命发光。”也有关于生态、生命的透视与自省，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黄土精神的反思与传承……不管是轻灵明澈抑或深刻厚重，都是情感与思考的文化苦旅，是对秦岭大地的感恩与叩问，是对历史烟尘的穿越与前瞻。总之，都最后无一不指向灵魂与精神，都闪烁着哲学思索与诗意阐释的灵光。

细细读来，在张斌峰诗意昂扬而情感内敛的文字中，无不展示着文人的精神担当与人文探索，他用文字亲切地告诉我们：这大自然的一切，无不有着神秘的奥秘，而若你能够让心潜泳其中，并能有所参悟，这奥秘无疑会以一种别致的情形展示给你，并与你成为对话人，让那些隐秘的世界得到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文字的丛林中》写道：“作为一棵树，我不知道能在这里生长得有多高，但那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生长得很愉快。我将守在这丛林里，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切断一切的妄想，从此不再让心灵游荡。因为，我是一棵树，植根是唯一的选择。”真切地表达了一种对生命之根的思考。而在《茶》中，他在经历过沸水蒸腾的心灵得到安静之后说“不因四野荒凉而凋敝，不因昼夜更替而敛容，不因无人问津而自艾，茶树是在为这天地间增添一缕鲜活，还是在默默中独守一份纯净？总觉得，在默默与纯净之中，它的根深处一定激荡着一股暖流，饱含着期待与希望，是这暖流让它四季常青，是这期待与希望让它在袅袅茫茫的雾霭云绕中坚守着内心的纯净。”简洁的语句，冷静的沉思，让其内心的顿悟不经意间跃然纸上。

历史的见证者

——《海伦·斯诺研究文集》读后

工合运动可谓彪炳史册，她的工合运动专著《中国为民主奠基》影响波及全世界。

海伦·斯诺曾说：“‘工合’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的贡献，它是工业兴起之前的国家与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桥梁。”从某种角度来看，研究海伦·斯诺就是研究中国工合运动史，海伦·斯诺作为中国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参与并见证了工合运动的创建和发展的全过程。晚年，海伦·斯诺引以为豪的还是“工合”，她曾宣称：“工合运动是我在中国生涯的极点。”

海伦·斯诺来华的10年是中国风云最为激荡的时期。我们应该感谢海伦·斯诺这位有心人，她为我们收集并保存了40盒



而凋敝，不因昼夜更替而敛容，不因无人问津而自艾，茶树是在为这天地间增添一缕鲜活，还是在默默中独守一份纯净？总觉得，在默默与纯净之中，它的根深处一定激荡着一股暖流，饱含着期待与希望，是这暖流让它四季常青，是这期待与希望让它在袅袅茫茫的雾霭云绕中坚守着内心的纯净。”简洁的语句，冷静的沉思，让其内心的顿悟不经意间跃然纸上。

沉寂了多年，沉积了多年，张斌峰再次落笔的时候，轻轻便便深化了其散文的力度，开阔了题材广度，身在秦岭而心满宇宙，讲创作与时代同风雨，与世界共律动，全面而立体的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他说：“面对秦岭，我一直保持着仰望的姿态。在城市的喧嚣中，我被淹没了；在秦岭的静默中，我渐渐找到了我。”此言不虚，的确，在这充满诗意的《秦岭笔记》中，我也找到了他——一个用文字慢慢逼近生命本质的张斌峰，一个用文字把自己慢慢垫出高度的张斌峰。这一切，让我有理由相信，当他有一天完全突破了咏物诗的局限之后，将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巨匠般的张斌峰。

□梦阳

安黎的温暖

安黎与我同乡，前同事，年长我两岁。

从知道安黎的名字算起，亦师亦友三十余载。盘点和他的交往，可概括为两个字：温暖。这大概与他的家庭出身和年少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有关。

安黎年少家贫，成年却交友宽泛，形形色色，各行各业有之，且不论地位、出身、职业、学识、贫富或富裕，也不论年龄、性别，只要和他见过一面都想和他交朋友，而且还是朋友的中转站，最后大多数人都成了好朋友。有人说安黎是文艺圈子的清道夫，他反驳说自己是文学圈子之外的，还强调自己是文学个体户，独来独往。他自喻自己是黄土地里的耕牛，默默地反刍着自己的收获。这沉甸甸的收获的确暴露了他的才情，但不风流，连一点韵事都没有，以至初见的人，上下打量着不相信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他也呵呵一笑，说自己就一文学民工而非著名作家。

这当然是自嘲。一个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八部散文集，中外公开发表了七八百万字并获奖无数的作家，与那些喜欢在人们面前装腔作势，在媒体面前故弄玄虚自诩文化大师的名人相比，他算不上著名。正如青年文学评论家王鹏程所言，安黎不是大师，而是大家。“大师”与“大家”，一字之别，谬以千里，也妙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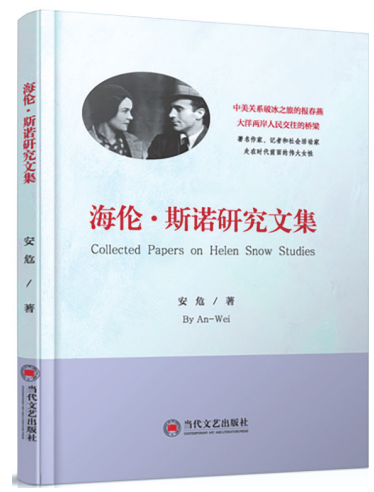
不知从何时起，文艺圈子冒出许多杂七杂八的吓人头衔，文学圈子也热衷效之，介绍一个作家先说一长串与文学无关的头衔，说作品一言代之却掌书雷动。但无论如何，那一连串头衔是虚妄的、徒劳的，更无温暖可言，毫无生命力。

耀州先贤柳公权有言在先：心正则字正。安黎的文字是有温度的。他早期的文章遣词造句十分讲究，对现实不失尖锐犀利的批判，有鲁迅的遗风；中期作品过多的是反思、自省、怀念以及对现实底层的体恤、悲悯；近期的作品有古代先贤的从容不迫、大度释怀，富有哲理的思辨。

读他的文字，如沐春风，如蒸桑拿，具有大汗淋漓、豁然开朗的收获，使人感到每句话都翻滚着惊人醒世的温度，大呼过瘾。相比那些描摹花草草、自艾自怨的文字，其胸襟与格局有着天壤之别。

安黎的温暖，是他放下身段真诚、真心融入生活；他的写作，不是一个作家肤浅的生活体验，而是匍匐大地，感受地脉温度，也不是抓把月亮看故乡，而是透过斑驳月光看到世间百态。正因如此，他才创造了低调生活之上高贵而独特的文体——独一无二的“安黎体”。

□吴泽民



著名学者安危先生将自己40余年海伦·斯诺的研究成果集出版，是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也是中国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海伦·斯诺研究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海伦·斯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序与跋

《闲思集》序

他默默做成而不声张。他担任行政职务数任，立身清正、人品高洁，待人如沐春风，身前后深得大家敬重与好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我与她两人在一起，常有见贤思齐之自省。

从蓝弘先生口中得知，他的老家在蓝田县，站在白鹿原东坡顶端能看得见他家城关镇西街的房屋。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俩还是同饮灞河水、共食鹿原粮的乡党。

我的老家就在白鹿原上，尽管隶属灞桥区管辖，但邻近的几个村庄都与蓝田县接壤。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与蓝田人连群种地，难免闺女西嫁、亲戚东走，人缘相熟、礼俗相似，感情深厚。我自幼就非常喜爱蓝田这块神奇的土地，此处不仅有蓝田猿人，很可能就是人类始祖；还有华胥古国，曾让黄帝梦魂萦绕；不仅有“蓝田日暖玉生烟”的秦岭瑰丽奇景，还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王维辋川别墅。

除了山水形胜，我尤其喜欢蓝田乡党，他们继承了来自远古时期的祖训与遗风，

习俗古朴，人心向善，仁义厚道。行走蓝田，几乎见不着奸诈狡佞之徒，倒有进入君子国之感。此外，蓝田乡党特别能吃苦耐劳，砥砺进取。一般人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食材匮乏，常年吃不饱肚子的地方，走出去的却是宫廷御厨，这种反差与超越，真不知需要一种什么精神做支撑？在这样一个历经战乱、种族掺杂的山凹处，能始终保持住优秀的民族传统不被变更，又需要怎样一种韧劲？蓝田人所秉持的各种优点，在蓝弘先生身上你都能感受得到，有这样一个乡党作为挚友，品文饮酒、诗歌唱和，人生反复何求？

蓝弘先生年少丧父，他家寄居别人篱下，连一间像样的遮蔽风雨的瓦房都没有，粮食也仅够吃半年，窘境之中受过的委屈与屈辱，经历过的举步维艰，留在青葱少年蓝弘先生心上的，不难想象都是刀刻斧凿般的伤疤。我阅读着他笔下关于父母的回忆，感受着他在饥寒荒月，陪着哥哥跋涉数百里，从泾阳用一床半新旧的绸被面换了十几斤玉米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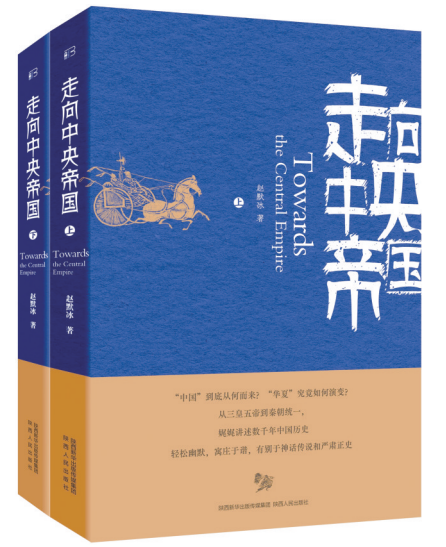
那个时期的珍贵档案和文献；她还撰写了60多部著作，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海伦·斯诺研究是一座品位极高的金矿，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挖掘这些宝藏。

现在，安危先生创立的“海伦·斯诺研究”学科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其作为一门课程为学生讲授。

我们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同仁，都应该像安危先生那样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把海伦·斯诺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从翻译、整理、研究和出版海伦·斯诺的文人手，讲好海伦·斯诺的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张占勤

《走向中央帝国》出版



资讯

近日，陕西作家赵默冰所著《走向中央帝国》（上下册）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走向中央帝国》共计60余万字，创作历时5年，数易其稿，堪称心血之结晶、智慧之精品。作者站位高远，放眼数千年历史空间，立足华夏民族的融合与中央帝国的统一，信手拈来数十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与贡献，以点带面，以面覆盖历史长河，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秦王朝统一六国，视野波澜壮阔，叙事别开生面，文字异彩纷呈，阅读引人入胜。

此书有三大突出特色：一、将不同时期中西方社会的政治、文明等进行横向对比，证实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并影响了世界。二、作者以轻松幽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笔巧妙构思，充分利用春秋笔法，勾画出一个立体鲜活的历史人物，如尧舜禹、周孔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诸子百家等，比正史还正史，却比正史亲切可感，笔下人文饱和，人情味充盈字里行间。三、用史实说话，貌似拉家常，却对许多历史之谜与困惑在不经意中道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比如“中国”到底从何而来？“华”“夏”究竟如何区分，又如何融为一体？中华文明何以绵延至今？孔子、商鞅、张仪、秦始皇等历史人物应该如何评价等等，书中妙语连珠，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作者赵默冰，原名赵世斌。1968年生于陕西靖边，曾先后在英国艺术学院、北京广播电视学院、鲁迅文学院进修。其语言犀利幽默，文风大胆无忌，著有散文《逝水斋文集》、小说《三边》《小号手加勇》等。

□孔明